

# 玩主

## 嘉靖皇帝传

王海江◎著 上

嘉靖是明朝的传奇皇帝，与清官海瑞和奸臣严嵩同朝  
他热衷炼丹、房中术，是历史上最会玩的帝王  
传世名著《金瓶梅》的故事就发生在嘉靖年间

 广西人民出版社



嘉靖皇帝传

王海江◎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玩主：嘉靖皇帝传(上、下卷)/王海江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19-05592-7

I. 玩... II. 王...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668 号

总 监 制 彭庆国  
图书策划 符马活 李师江 冷 静  
责任编辑 白竹林 罗敏超  
封面设计 80 零·小贾

## 玩 主： 嘉 靖 皇 帝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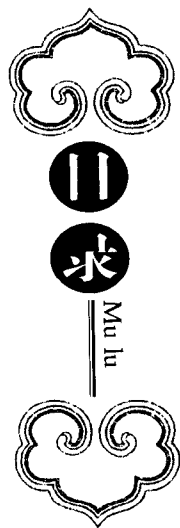
WANZHU: JIAJING HUANGDI ZHUAN

---

作 者 王海江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华南印刷厂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字 数 610 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9-05592-7/I·909  
定 价 50.00 元 (上、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一四八	一三八	一二六	一一六	一一〇	一〇〇	八九	七九	七一	五八	五三	四五	三一	一七	六	一
章十五	章十四	章十三	章十二	章十一	章十	章九	章八	章七	章六	章五	章四	章三	章二	章一	楔子
禁宫除蛇	赐名张穗	南军北上	波澜再起	道坛君心	立后成婚	太后选秀	为母哭宫	跳出漩涡	重振朝纲	初试锋芒	龙卧囚车	从王到主	江彬逼宫	年少丧父	
陆炳救驾	跪罚陈后	廷杖罚众	泰然处之	暗流涌动	沐浴春情	皇嫂情柔	舌战老臣	逆流而上	大礼为先	孝洒祖母	千里坎坷	一点之差	严嵩解梦	阴霾乍起	

---

一五八	章十六	庄田风波	后宫起火
一六八	章十七	刺客无情	天子遇险
一七四	章十八	张后闹宫	刺客被杀
一八三	章十九	千里觅道	醉酒失言
一九二	章二十	皇嫂发威	侍卫解难
二〇三	章二十一	帝淫宫女	三后相议
二一四	章二十二	真人进宫	旧案浮动
二二〇	章二十三	帝后修好	案寓玄机
二三一	章二十四	淫帝病狂	孕后丧命
二四一	章二十五	宫女当后	帝难严嵩
二四六	章二十六	亲蚕祀地	独喜异象
二五六	章二十七	钟聚祥瑞	拜神求嗣
二六八	章二十八	皇子早殒	嫔妃成群
二七二	章二十九	百般求情	一怒废后
二八一	章三十	众妃争宠	阴风惊魂



## 楔子

月朗星稀，乾坤寂静。

行走在似水的银光下，幻影婆娑，轻盈缥缈，真是寻梦的好时机，兴献王朱祐杭依梦潇洒，好不自在，哪知平地轻烟骤起，化作肢形人影，一个翻身，飘然进入爱妃蒋娘娘的秘闱之处——凤翔宫。

谁如此大胆？

兴献王揉揉浑浊的双眼，借着月光细细辨认，好像自己的老朋友纯一道人也。

纯一道人？好一个披着羊皮的道士，竟敢私闯王妃娘娘的宫闱！

在这郢中城里谁不清楚，老道乃是城南玄妙观的著名道士。而蒋娘娘却是当今皇上朱厚照的亲叔叔、兴国王爷朱祐杭的元配王妃。孤身老道私闯王妃秀宫，要干什么？而且是在王爷离开府邸的时候，难道要猥亵娘娘、作奸犯科不成？他可是与兴献王交情深厚的挚友啊。



## 玩主

嘉靖皇帝传

眼看那号称“道行甚高”的纯一道人飘到王妃的面前，流着长涎，眯着色眼，嬉皮笑脸地戏谑道：“娘娘，老道想死你啦。”他边说边动手去摸王妃鹅蛋形的脸颊，欲行非礼。兴献王激愤不已，怒发冲冠，扬起胳膊欲予阻止，但却感到徒纳嘘气，力不从心，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用足气力大喝一声：“哪里奸贼？”遂惊醒过来，定睛一看，哪里是银光似水的夜晚？而是骄阳似火的白昼。他仔细一想，断定原是南柯一梦。

惊出一身冷汗的朱祐杭抬头远望王府，天空突然红光烛照，彩霞万象，祥云相拥，瑞气升腾，心里好不纳闷。而远近百姓看到此等景象，则惊异不已。有的说是吉祥，有的说是凶兆，各种猜测不一而足。就在这时，王府女侍匆匆跑来禀报道：“恭喜王爷，王妃娘娘她……她……临产了。”

朱祐杭一听这喜讯，用手抹一抹脸，似还没有完全清醒，哪知又有宫娥皱着眉头来报，说娘娘喜事临门，却遇难产。一听到此，他不再混沌，身子一硬，站了起来。再看看元佑纯一道人，还蜷着一条腿沉沉地睡在那里。兴献王想到刚才的噩梦，心里还恨着这老道哩，但听到宫娥的禀报，大脑奇妙地将王妃的难产与道人的蜷腿联想起来，心想这也许是个好兆头哩，何不来个歪打正着？瞬间对至交好友纯一道人擅入后宫，向娘娘欲行非礼之事，暗暗欢喜，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却待我一试。”他坚信王妃娘娘难产一定与这条蜷着的仙腿有关，于是起身将道人蜷着的那条腿轻轻一拉，道人咕噜一滚，直直地躺在树荫下。王爷怕把他惊醒，不敢再动他。这时后宫立刻传出“哇”的一声，宣告一个小生命的诞生。不一会儿，王府侍女果然又跑到大树下报喜道：“恭喜王爷，恭喜王爷，世子顺利降生了。”

想想纯一道人进入王妃的寝宫，而王妃又生出个大腿根带把的小子，朱祐杭心里又是一阵欢喜。

啊！？老道非礼王妃，王爷却一阵欢喜？

是的。这一天是明朝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八月初十，它对于皇宫、对于普通百姓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封藩在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的兴献王朱祐杭来说却是悲喜交加。

王爷封藩安陆已有经年，藩国千岁，锦衣玉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有谁知道，王爷早年虽得一子二女，偏偏一子一女年幼夭折。如今已过而立之年，膝下却仍无一子，而跟在身边的小女儿善化公主又弱不禁风，时时让人担忧。虽然朱祐杭是有名的儒雅书生，仁厚王爷，但无子之痛哪有不写在脸上的？从北京跟随到兴王府任长史的袁崇皋曾暗示说：“王爷虽然学贯古今，但也要为后人的福

扯着想啊。俗话说多妻多子，王爷不如再纳一……”

没等袁崇皋将“小妾”二字说出口，朱祐杭立刻挥手制止。

袁崇皋并不甘心，而是大胆地说道：“自古王公贵族，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八九十姨的？何况王爷是皇室嫡亲，更应该为皇家的繁衍着想呀。”

朱祐杭听到此，立刻严肃地反驳说：“长史休要多言，我朱家世代兴旺，王孙遍布国中，哪有不繁衍的？”

袁崇皋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犯上，不再言语。他知道王爷虽贵为皇亲，却恪守做人之道，把无子之悲、盼子心切的长吁短叹生生吞进自己的肚子里。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突然一天王爷发现王妃蒋氏的肚子鼓鼓的，用手摸摸，侧耳听听，断定是世子转世了。王爷一去儒雅之风，抱着王妃一阵狂吻。这天兴献王兴致未消，偏又接到他的好友、玄妙观纯一道人的邀约，让他在午时到观前的大皂荚树下的“楚河汉界”边厮杀两盘。

纯一道人是兴国方圆百里有名的得道高人，平常根本不与他人玩耍棋牌，但他与王爷朱祐杭的关系不一般，早已结成莫逆之交。两人雅兴难得呀，此时对弈，真是求之不能。

兴献王朱祐杭早早吃过午饭，相约来到那棵参天般的皂荚树下，与纯一道人展开对弈。两人初始还相互谦让，但杀至中盘，汉河两岸陡然金戈铁马，烽烟四起。你进卒，我上兵；你遣马，我调炮……你吃我的将，我抽你的帅，棋中之人杀得锋芒毕露，煞是认真。不一会儿，纯一道人连胜两局。眼看这一局又是胜利在望，得意洋洋的道人，手拿最后一个棋子，欲抽王爷的老“将”。他手举一“车”悬在空中，似有意又似无意地嘲弄说：“王爷恕罪，小道今日得天下也。”

朱祐杭一听那话甚是刺耳，心想这是朱家的天下，你个老道竟敢口出狂言，太使人扫兴，他皱皱眉头似有愠怒地道：“不来了，不来了。”说着将棋盘一推，正要站起来时，却感到身子一软，无法动弹，不一会儿，靠在树荫下的石墩上打起盹来。

朱祐杭怎么也想不到，王府内的侍女们正在为临产的王妃蒋氏急得冷汗直冒。而兴献王则睡在大树下，被凉意浸润得飘飘缈缈，混沌不开，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兴献王得知兴世子顺利出生，急忙回府。走在路上，只见凤翔宫上空一道彩虹倔强地升腾，向北冲天而去。巧的是，王爷的脚步刚踏进府院，玄妙观的小道士后脚跟到王府，匆匆报丧说：“禀报王爷，元佑纯一道人他……他坐化了。”

听到噩耗，兴献王朱祐杭不但毫不悲痛，反而惊喜异常，这不仅仅是他中年







## 玩主

嘉靖皇帝传

得子,更为重要的是印证了他刚刚做的那个噩梦。他认定这个儿子就是元佑纯一道人转世投胎的,再想到两人下象棋时道人说的“小道今日得天下也”的戏言,越发觉得这个儿子的宝贵。他情不自禁地跑到内室,把刚刚出生的小家伙抱起来高抛两下。

岂料,兴世子满月那天,突然嚎哭不止,照看的侍女以为他要撒尿,轻轻地将他抱起来,做着端尿的姿势,使他的小棒棒对着天空撒野。但小世子并不买账,还是号啕大哭。侍女只好边用嘴“嘘嘘……”地吹着,边唱着“小儿郎,别尿床,鸡鸡洒出大汉江……”,一般情况下,只要她这样一嘘一唱,那小鸡鸡就会哗哗的一尿三尺高,世子也会畅快淋漓地开心一笑。但今天却不灵验,不管她怎么哄怎么唱,也止不住他痛苦地嚎哭。怪呀,问题出在哪里呢?侍女看他只哭不尿,实在是黔驴技穷,心想也许是他饿了吧,便请奶妈给他喂奶,哪知这一招也不灵。奶妈范氏心细如丝,看到世子号啕大哭,在他身上仔细检查,掀起肚兜一看,在世子的肚脐下有一个红红的疔子,那可是个恶疮哩。

刚刚满月的世子关键部位染患恶疮,王府上下焦急不堪,不知如何是好。王府金事陆松请遍安陆名医,吃尽秘方偏方,还是不见好转,相反疔疮越来越恶化。这儿离北京遥远,无法请来御医。眼看襁褓中的婴儿痛得奄奄一息,可能断绝王爷的独根独苗,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外面突然来了个癞头和尚,他故意与门侍搭讪道:“听说你家世子得病啦?”

门侍歪着头瞅瞅癞头和尚,爱理不理地说:“世子得病,与你何干?”

癞头和尚却心平气和地说:“将这点草药拿去煎水,在那恶疮上洗几次,他会好的。”说完,竟大模大样地走了。

门侍的脑袋一转:咦,他怎么知道世子长恶疮的?追出来找癞头和尚欲问详尽,谁知抬眼便不见了人影。

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兴献王听了门侍的陈说,看着这似枯非枯,如灵附体的草药,却来了兴致,立刻令人将它熬成汤药给世子擦洗。说来也怪,药水擦到患处,不到一个时辰红肿便消失,婴儿不哭,不到半天,疔疮即好,真的是药到病除。

兴献王是很信奉各教诸神的,对刚才来的癞头和尚更是不敢马虎。他按照门侍指引的踪迹,骑马追出城外,欲找到和尚当面致谢,哪知赶了一段路程,不见和尚的踪影,只好朝着和尚离去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以尽谢意。回到王府,深深迷信佛法道教的朱祐杭根据这些异常现象,又参照朱家的排辈,将儿子命名为朱厚熹。



朱厚熹在奶妈范氏的精心抚养下，长得活泼伶俐，甚是可爱。那范氏本才二十出头，正是水灵的时候，其乳汁哪有不滋养人的？她是王府都督佥事陆松的夫人，膝下有一两岁的儿子名叫陆炳。在王府内，他与六岁的长善公主不分尊卑，尽情玩耍，终以顽皮出名。等到朱厚熹长到四岁时，陆炳总算有了可以玩耍的同性伙伴，已经十岁的长善公主却开始与他们疏远，躲进闺房。不久，身体本来就虚弱的公主染病而去，兴献王便只留得个独苗朱厚熹。

朱厚熹五岁那年，兴献王开始教他认字读书。一次，兴献王顺口说出“床前明月光”，朱厚熹随后用奶声奶气的语调背诵道：“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朱祐杭听到孩子背得如此流利，大为惊喜。又说了几首唐诗，小家伙竟都背了下来。这更提高了朱祐杭对儿子的期望值，他暗想，当今皇上而立已过，还没有传下一滴血脉，况且身体仍然十分孱弱，朱家天下落入谁手，实在难于预料……望着聪颖过人的儿子，他决定提前教授他熟读《孝经》、《三字经》。

这一天，王爷与儿子正在吃午餐，朱厚熹忽然瞪着两只眼睛问道：“父王，历代帝王都要‘至德要道’，它的旨要是什么呢？”

朱祐杭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放下碗筷，高兴地抱起小厚熹亲了又亲，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竟能提出如此深奥的问题，真是我家的福气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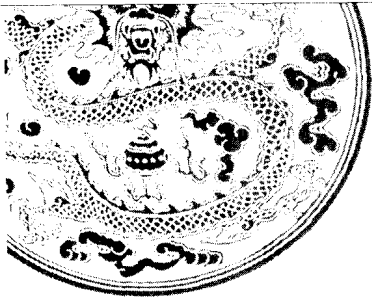
小厚熹却不耐烦了，他用稚嫩的小手摇着父亲的肩膀说：“父王快说嘛，快说嘛，我想知道。”

朱祐杭轻轻地放下儿子说：“好，吃完饭，父王讲给你听。”

“不嘛，我现在要听。”小厚熹根本不看饭碗，瞪着眼睛等着听父亲的讲解。

朱祐杭拗不过儿子，又要保护儿子的这种好奇心，放下碗筷，对儿子讲解道：“‘至德要道’的旨要就是孝。孝为德之本……”

朱厚熹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小脑袋。



## 章一 年少丧父 阴霾乍起

他冒着被奶娘、被手下暗骂的风险，将叛王逃将捉拿归案，表达对朝廷的一片忠心。但几近一年，不闻朝廷音讯。朱厚熹真是想不通，一个赏罚不明的朝廷怎么能有所作为？

转眼到了正德十四年（公元 1519 年）六月，湖广大地正值酷暑。那天，太阳的炽热将万物烤得直冒白烟，只差把大地烧燃。久居王府的朱厚熹闷热难耐，撺掇陆炳道：“走，我们到湖里学游泳去。”陆炳求之不得，二话不说就跑出去，又呼风唤雨般地喊了两个小男孩充当兴世子的护卫军。他们来到位于王府北边的莫愁湖边，看着清澈见底，碧波荡漾的湖水，魂儿早就钻到里面啦。只见陆炳三两下脱掉裤子，白白的屁股对着小伙伴，正准备往水下跳时，突然有一个男孩大声叫道：“快看啊，那边失火了……”

朱厚熹扭头一看，白烟已变成红光，火苗舔着荒草直往他的面前蹿，他急忙大声喊道：“陆炳，快来扑火。”

这一带荒草茂盛，枯叶成堆，一直连到王府边。如果任火势蔓延，将威胁王府，威胁城区。

陆炳脚跟已起，欲收还跳，无法稳住身体，啪嗒一声沉入水中。两个小伙伴一看，忘掉对火的惊惧，哈哈笑着就势一

歪，也滚入湖中。

火烧眉梢，十万火急，如不尽早扑灭，是要烧到王府的。兴世子看到伙伴们对火势毫不在意，怒吼道：“叫你们灭火，怎么都往水里钻啊？”

陆炳钻出水面，看到兴世子发怒，立即爬上湖岸，但见他用双手紧紧地捂着小鸡鸡，并不急着穿裤子。朱厚熹见状，没好气地说：“怎么，怕烧着你的小鸡鸡呀？”边说边用一根枯枝条扑打火苗。

陆炳皱着眉头说：“世子你看，我这儿被它夹住了。”他把手一松，伙伴们看到一个蚌壳紧紧地夹着他的小鸡鸡。一个小伙伴上去一拽，将蚌壳夺过来甩入水中。陆炳痛得蹲在地上，泪水直往外挤，但看见朱厚熹的裤子已经着火，哪还顾得了自己的疼痛？慌忙喊道：“世子，你不能这样，小心被火烧伤。”

朱厚熹根本听不进去，他正着魔似的拿着枯枝条猛抽周身的火苗。陆炳是他的小玩伴，更是他的小保镖，怎么能让兴世子惹火烧身，肆意妄为？万一烧伤了怎么办？只见他一个箭步冲进火海，将自己的小主人哐当一声推入湖中。

“救命啊，救命啊……”尚不懂水性的朱厚熹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坏了，拼命地高声喊着。

陆炳则站在岸上毫不动心地说：“我叫你不听话，就要这样治治你。王爷在家里病重，你却在外面闯祸，看来不给你吃点苦头是不行的。”说完，又扭过头来指挥另外两个小伙伴扑火。

火势控制住了。陆炳往水里一看，刚才还狂喊不止的世子朱厚熹踪影全无，湖面无声无息，风平浪静，似鬼抹过的一般，连水泡泡也不冒一个。这下可急坏了他，世子被淹死了怎么办呀。

除了朱厚熹，他们几个人都是会游泳的，有的扎猛子，有的在浅水处用手乱摸，但忙活了好一阵，仍不见朱厚熹的踪影。这可怎么办啊？朱厚熹是当今皇帝的堂弟，又是兴王爷人到中年才得的独生子，若将世子淹死，人人都罪责难逃啊！虽然身在水中，陆炳却急得额上的汗珠直冒，心想如果找不到世子，自己也甭回去了，就死在这莫愁湖里吧。只见他咕咚一下又钻入水中，好像不找到世子就不再露面。

这几天，骄阳似火，肆意烤炙，上天仿佛要燃烧世间的一切。兴王朱祐杭终究耐不住酷热的袭击，不幸中暑，正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府中官吏和仆人为此急得团团转。这不，陆炳的父亲陆松正带着采药的老中医经过莫愁湖，急匆匆地往回赶，以便熬药救人。无意间他看到湖中几个孩子在不停地寻找着什么，便对着湖面高声喊道：“谁家的孩子在玩水？还不快起来，小心出事。”





## 玩主

嘉靖皇帝传

八

他这一喊，那两个孩子吓得浑身发软，东倒西歪地往岸边趟来，一看见大人，忍不住哭起来，而独不见陆炳。陆松感到奇怪，正欲追问，突然从水中蹿出一人，双手托着一具软绵绵的身体向这边游来。

大家手忙脚乱地将奄奄一息的朱厚熹拖上湖岸，陆松见状，忙丢下手中的草药，倒提着朱厚熹，欲将他肚子里的呛水抖出来。而长时间潜水的陆炳，此时也累得像一堆软泥瘫坐在地上。

兴世子被溺昏迷，陆炳并不害怕，倒是他的父亲陆松放他不过，强令他跪在朱厚熹的床前，并说：“等世子醒过来，向他磕头。”

王妃蒋娘娘一向宽于待人，对陆松道：“算了，他是一时失手，责罚他有何用啊？”

哪知陆松坚决不答应。

朱厚熹昏睡了一夜才苏醒过来，他第一句话便问道：“父王好些了吗？”

王妃蒋氏勉强地答道：“我儿放心，你父王会好的。”

朱厚熹又扭头一看，发现陆炳跪在地上，用微弱的声音说道：“陆炳，怎么回事，谁叫你跪的？快快起来。”

陆炳并不答话，跪在那儿不动。蒋娘娘说明了原因，朱厚熹道：“快快起来，怎么能怪你呢？母亲，把他拉起来吧。”又对陆炳说，“来，扶我去看父王。”

兴王朱祐杭前天头昏倒地，伴随高烧，一直昏迷不醒，双唇布满水泡，整天滴水不沾。神医使出浑身解数为他解暑，但收效甚微。六月十七日，王爷突然睁开双眼，用手指着自己的嘴，像要吃东西似的。一直守候在丈夫身边的王妃蒋氏喜极而泣，道：“快，快，王爷醒了……王爷醒了……”众人一听，呼啦一下围拢。世子朱厚熹听说父王醒过来，哧溜起身下床就要跑去父王的房间，侍从却制止道：“你还不能下床，来，我背着你去。”

朱厚熹哪里会听？等待从转身，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朱厚熹跌跌撞撞地跑到凤翔宫，还未站稳便急忙喊道：“父王，父王，您好些了么？儿子不孝，没有时时守在您的身边，还惹是生非，连累母亲。”

朱祐杭一听是儿子的声音，眼前顿感一亮，欠着身子要坐起来，并将右手伸得长长的去摸儿子，嘴里却断断续续地说：“我……的儿，你……你一定要自律修……修炼，不……不得有半……半点懈怠……”话尚未说完，他眼睛一闭，身子一软，又倒在床上。

朱厚熹见状惊叫道：“父王，父王，您醒醒，您醒醒呀……神医，神医，快快来……”



众人急作一团，心里悬着块石头。那号称神医的郎中慌慌张张地给王爷把脉，无望地说：“王爷他……他……去了……”

“啊？”朱厚熹闻言，眼前一黑，栽倒在地。顿时兴王府上空乌云蔽日，鸦声不断，好似在为王爷的逝世洒泪哀鸣。

四十四岁的兴献王朱祐杭英年早逝，使年仅十三岁的世子朱厚熹痛不欲生，他以自己的病弱之躯在父王灵前守孝三天三夜，伴随着父王的灵魂超度。

父王的早逝，母妃的悲痛，使王府诸事都落在年幼的朱厚熹身上，他那稚嫩的双肩能承载此等重任吗？正在朱厚熹为父王的去世而浑浑噩噩之时，一匹骏马飞驰而来，直抵安陆州兴王府，那钦差一到，趾高气扬地冲着王府大门高声喊道：“兴献王接旨——”

悲戚在身的朱厚熹一听，身子一颤。父王命已归西，到北京报丧的信使可能还未到，皇上有何旨下给父王？继而一想，莫不是皇兄下旨给父王加封新爵衔的吧。他匆忙整理衣冠，急匆匆小跑至大门口跪下代父接旨。哪料，听罢圣旨，朱厚熹气得晕倒在地。侍从惊慌失措，即刻将朱厚熹抬回卿云宫。钦差大人看到兴世子如此不敬，怒斥道：“彼小子乳臭未干，竟如此对待圣旨，怕是他不想世袭王爷了吧！”

王府长史袁宗皋立刻上前跪拜道：“钦差大人息怒，非世子不敬，他重病在身，体质极为虚弱，又刚刚经历失父劫难，一直痛不欲生，想必刚才是身体支持不住，昏迷倒地，恭请大人不要介意，不要介意啊。”

“嗯，现在皇上在杨首辅的辅佐下，正在密切注视各个藩王的动向，你要兴世子好自为之吧！”钦差软中带硬，并不领情。

袁宗皋低三下四地道：“是，是，本官一定将钦差大人的话转给世子，还请大人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一场误会总算化解了，袁宗皋恭送完钦差，慌忙去看望朱厚熹。只见世子朱厚熹满脸沮丧，似有千言万语憋在肚子里，极度难受。他上前劝慰道：“世子不必忧虑，王爷在世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治备什么兵马，他朝廷要收上去就叫他收呗，又不是针对我们一家的，怕什么？”

朱厚熹不满地说：“你怎么知道不是针对我们一家的？父王刚刚去世，皇兄不但不安慰一声，反而趁火打劫，要收回王府仅有的兵马，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

袁宗皋小声道：“世子不要乱说，依我看，皇上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要静观其变，不能操之过急。你要抓紧时间养好身体，王府还有好多好多的事等



## 玩主

嘉靖皇帝传

着你去处理哩。”

朱厚熹心里总算安宁了些，慢慢地躺在床上睡着了。谁知不过几天，又一件棘手的事落在少年朱厚熹的头上。

这天，安陆的天空雷声滚滚，卷卷乌云俯冲而下，仿佛要将这古镇吞噬似的。临近黄昏，朱厚熹和母妃正在吃晚饭，突然咔嚓一声，惊雷乍起，贯耳而来，朱厚熹身上不禁一颤，说：“母亲，怕是要出事哩。”

蒋氏故作漫不经心地安慰道：“打雷下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能出啥事？”王妃话音刚落，侍从进来禀报说：“兴王世子在上，南昌宁王府参将彭林前来投靠陆松，陆大人差我禀报接不接待？”

朱厚熹一听，如五雷轰顶，端在手上的饭碗啪的一声掉在地上，额头上的汗珠直往外冒。这是为何呢？

原来朱厚熹早就听说，自己的堂哥武宗皇帝朱厚照在位十多年，宠宦官、思淫乐、喜巡游、好戏耍，不仅没有中兴大明祖业，反而使大明江山每况愈下，日趋衰弱。大太监刘瑾等一伙宦官为了牢牢地控制住皇帝，特在西安门外大动土木，修建集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一体的专用宫殿“豹房”。武宗皇帝日日夜夜厮混其间，只顾享乐，不思回宫，还恬不知耻地自称“新宅”。好事的太监、佞臣便以苏杭歌妓、宣府美人、天下仙女充盈其间。有世间尤物拥围一身，乐得武宗日日饮色，夜夜交欢，哪里还有心思管理朝政？由于朝政荒废，加之灾害连连，大量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灾民苦不堪言，致使南昌宁王朱宸濠于当年七月扯旗叛乱。

那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是太祖第十八子朱权的第五世孙，算起来还是朱厚熹的长辈哩。他一心想学祖宗永乐皇帝朱棣，对皇位垂涎三尺，哪知刚一起事谋反，便被朝廷守将王守仁断然平息。如今，叛王的手下将领来投靠陆松，究竟是福是祸呢？

陆松是兴邸王府都督僉事，而彭林与陆松是同乡同学，且相交甚厚。宁王叛乱时，彭林本来劝告他不要莽撞行事，可宁王就是不听，终使众将士死的死，逃的逃，像被射杀的鸟儿惊魂难定。

面对如此关系，朱厚熹心想，接待吧，传将出去，我必落个勾结叛王，窝藏逆贼，企图犯上作乱之罪。要真是这样，父王的教诲、期望、遗训，我的用心、修炼、追求，不都要付之东流？不接待吧，又对不起陆松，对不起奶娘。唉——真难啊！继而又一想，总要给他陆松一点面子吧。外面的暴雨越下越大，雷声连连不断，仿佛催促他快作决定似的。朱厚熹看着雷雨的世界，顿生灵感，自认为找到了一

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情不自禁地点点头，心里说就这么定了。于是他侍从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待一切安排就绪，故意高声吩咐道：“见客。”

此时，陆松正在府前的屋檐下与故友彭林热情交谈。客人与陆松谈到伤心处，情不自禁地嘤嘤哭泣。突然听到侍从喊“见客”，陆松示意彭林擦干眼泪，然后带着他跨进府第大门，向会客厅走去。灯光下只见彭林高高瘦瘦的个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双下陷的眼睛黯然无光。他一走到朱厚燧的面前，跪地拜道：“多谢王……”

谁知，那逃将话还没说完，只听朱厚燧一声大喝：“叛将哪里逃？左右给我拿下！”

霎时，从黑暗处跑出来五六个青年男子，将彭林按倒在地……

彭林毫无思想准备，等回过神来，已被捆得严严实实了。不能动身，只有动嘴了。他正要开口说什么，想想又说不出口，只是长长地叹一口气。

站在一旁的陆松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本能地要去救至交，胆怯地喊道：“世子，这……这……怎么能这样呢？”但他的抗议已经晚了，彭林早被一伙侍从押着出去了。临出门时，彭林扭过头来道：“陆松，是我害了你。你一定要保重。”

“世子大人，你如果不想留他，就对我明说嘛，也能放他一条生路，如此这样叫我的脸往哪儿搁呀！”陆松悲痛不已向世子求情道，“现在没有外人知道，你就放过他吧，如果出了事我一个人担当。”

“反叛朝廷是要杀头的，你担当得起吗？再说，你也要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交情厚怎么啦？既然交情厚他就不应该来害你。我这样做也是为你好，现在不明白，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的。”世子开导他说。

第二天，朱厚燧将彭林塞到一辆坚固的囚车里，派出得力的王府押役将他押送京城。但他哪里知道，此时武宗正在江南游玩，被那里的美景美人留了一年多呢？

武宗接报宁王反叛，强行南下，演完平叛闹剧，带着胜利的喜悦，班师回朝。圣驾起步不久，来到清江浦太监张阳的宅第。张阳在宫里侍奉过四朝皇帝，那正是宦官掌权时期，也不知他贪污受贿了多少银子，反正老家的豪宅闻名乡里。这次他随皇上巡游江南，就是顺道回家显显威风的。张阳早已备下船，邀请皇上泛舟观鱼。

武宗坐在船头豪华的帐篷下，放眼望去，湖水悠悠，碧波荡漾。天空阳光熙熙，水上波光粼粼。那热烈的光，轻柔的水戏谑交织，互相缠绕。水光一色，白银







点点；风景共融，细浪涟涟。阳光、秋风、水色，使武宗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晚上睡觉，他也梦见自己江河泛舟，美女相拥，鱼儿打趣。特别是江上张网拉罟的渔民都露出滋润笑脸，称他是英明之主，有为国君，风雅皇帝。武宗高兴极了，手舞足蹈，一下就把薄被掀翻，露出孱弱的身体。侍奉的太监看见，赶快起来悄悄将被子盖上，以免皇帝着凉。

第二天，武宗皇帝早早起床，神不知鬼不觉地带着几个小太监来到河边。他们租了轻舟、网具、钓竿、鱼钗等捕鱼工具，坐上小船向河中划去。

清晨的河面微风习习，氤氲升腾，在晨曦的抚慰下，五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远远看去，已有渔船轻荡其间，渔民们划舟摇浆，张网弄钗，好不忙碌。武宗看着好玩，即命一个小太监划船，自己站在船头。小舟轻漂悠晃，武宗觉得这样更有一番情趣。他学着渔民的样子，要张网捕鱼。只见他拿起一幅渔网，拉开架式，嗖一下用力向河中撒去。霎时，轻舟犹如行在搓板上，前后起伏，左右晃荡，武宗站立不稳，转身欲扶住太监，谁知没有抓着，因用力过猛，反而越过船舷，扑通一声跌入水中。看到皇帝掉入河里，小太监们惊慌失措，慌乱中，一个小太监拿着鱼钗，天真地说：“看我把皇上钗上来。”

幸亏另一个太监拦得及时，要不皇上真要变成一条钗上的大鱼了。只见武宗用手在水中乱划，沉浮不定，口呼救命。

舟中有个小太监曾在宫中的太液池学过几招“狗扒式”，但面对着这宽阔的河水，仍万分胆怯。只是现在皇上落水，见死不救，还有命在？想到此，小太监也顾不得自己的小命，眼睛一闭，跳入水中。其实水位并不深，在岸上人的帮助下，武宗被抬出水面，拖上小舟。太监们细细一看，武宗皇帝软绵绵的，已经不省人事。

随行臣僚得知，个个吓得张口结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想啊，武宗整日弄花抚柳，淫乐无度，身体早被色相掏空，只剩下这残枝败叶似的骨架子，怎么经得起溺水一劫？几经太医抢救，方保住性命，但从此一病不起，身体虚弱不堪。

皇帝溺水，病卧驾辇，随行的人马官宦皆感到这是不祥之兆。臣僚们决定加快回京速度，在保证皇帝身体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取消一切迎接送往，日夜兼程。即使这样，仍然行走四月有余，于十二月二十日御驾方到北京。

听说皇上回京，北京城里举行了盛大的迎接仪式。那一天，文武百官一律穿戴齐整，早早地站在正阳门桥南恭请圣驾回朝。迎驾仪式异常隆重，皇帝身体再弱，也得出面与百官相见。车驾行到正阳门外，武宗强撑病体，顶盔披甲端坐马